

德行成就

修行成就，以成就上師功德爲第一。欲成師德，必重承傳。得承傳者成就易，承傳殊勝者成就大，此一定之理。師具得漢禪藏密殊勝承傳，曾自謂：「臨濟正宗傳至能海四十四代，康公所傳之法於某二十九代。」又曰：「康薩仁波切繼宗喀巴大師之承傳，自佛以來，歷代皆殊勝，無一人未成就者，且無一人未得大成就者，悉有史籍傳記可考。」

經云：「佛法難聞，善知識難遇。」律藏有師弟法，密乘尤重依止。師依《事師五十頌》，身體力行，至誠奉事，堪爲後世楷模。師初從張克誠先生聞道發心，次從佛源老和尚出家學法，對此二位，親近恭敬，超越常度，二位之像，恒懸座右。進藏學法，因事先未及稟白和尚，常自內疚，直至和尚來信嘉許，方覺稍慰。及聞圓寂，悲痛無似，急欲返川，因人勸止未果。於跑馬山從

二位老格西學法，觀師功德，從拉薩大禮拜至五臺等等，起大精進，自謂：「每日絕無閑暇，且隨時皆作雙層之工作。」並深感師澤曰：「偶得一語半偈，能除千生之迷，勝讀十年之書也。乃至多日一句一義，針對自己過失下藥，至今思之，尤覺此恩難報。」復蒙老格西指點，方決心人藏。爲念師恩，數年後又專程回康瞻禮。

依止康薩仁波切後，每日背水供養，三次禮拜，恭敬承事，數年如一日。康薩大師之一言一語一趨一趨，師皆敬誠隨學，奉爲準則。偶有疑難細惑，或不符修行之念，立即向大師陳白懺悔，於大師教言，莫不歡喜受持，如說奉行。康公會於僧中，親口贊許，師徒相契，堪稱絕倫。並預言海公能「使內地有緣眾生，得沾宗大師法流殊勝法益，深爲可喜！」因此，獲得康公顯密諸法全部傳承，漢人至藏而得完全之法流者，師堪稱第一人矣。及喇嘛示疾，師常悲嘆，旋因四川電催回蓉，師不忍離，康公促之歸，方依依惜別。行數日，因念師故，復歸探示，奈喇嘛已他遷，無法謀面。行至康定，得電悉喇嘛圓寂，痛哭不止。嘗言赴藏後「回內地一次，耽誤數年依止，此我一生大悔之事。」於扎薩喇嘛、喜饒大師等前，除親近學法外，並親自迎送，常於眾前，親作侍者

，歡喜承事。六二年在京開會，聞近慈寺老喇嘛病，不顧自身七六高齡，立即請假飛蓉探視。凡此種種，足見事師至誠，堪垂後昆，流芳百世。由視師如佛，故得諸佛全分加持，從佛口生，從法化生，得佛法分，故能成就上師無二也。

師最尊重各宗大德，各派教法，如見虛雲和尚先在門外三拜，然後入室互禮。見印光法師，亦贊歎淨土，談論佛法。遇紅教寺廟，如康公教，低頭示敬。對其他宗派，均恭敬相待也。

上師功德，首重三學。宗大師中興西藏佛法，首在復興戒幢。師觀內地佛法，略似西藏當初，故決意提倡戒律，重振僧綱，以身作則，嚴淨毗尼。嘗謂弟子曰：「某大戒不敢犯，細戒不敢言能持，惟信戒之心，則可質諸鬼神而無愧。信戒即可治壞戒之倒引也。」師初住成都昭覺寺，一日其女來告貧，師曉以三寶財物，不可徇私，竟分文未給。律制：女客訪比丘，應有其他男子在旁。當時侍者某師，以親生女來談家常，不便旁聽，遂悄然離去。事後師嚴責之，出三過：一、不大開房門，二、不高褰門簾，三、不應離時，不別而去。後住文殊院，有女客來，談話中侍者仁光微露笑容。客去，師責逐之，謂其失戒。

失威儀。師自書座右銘：「厚福受享，德性墮落；名譽光榮，我慢加等；養生優厚，病難更多；順境安適，般若無緣。」平時勗勉僧俗弟子：「如來在世，以佛爲師；如來滅後，以戒爲師。」一生住持僧團，悉遵戒制，身教在先，人無閑言。講經之前，必先講戒。發揮戒義，淋漓盡致。師授戒依曇無德部，羯磨據一切有部，蓋左右逢源，不拘門戶也。於藏地學法，雖極困難，仍堅持素食，因素食爲漢地傳統，僧制重於佛制故。主張出家必素食，在家則許漸斷肉食，以爲攝引。師常過堂，與眾一味，遇事自食，亦極簡單，若菜稍佳，即感非分，勸令惜福；若有來客，則須上好。衣多補衲，僅足替換。赴外寺講經，所得香敬，悉供該寺。二次出國，剩餘經費，全部上繳。自奉甚儉，待人甚厚。不論高下貧富，一視同仁，和顏悅色，平等接待，高潔大行，感人至深。

後藏供跳戲，藏名「阿那俱母」，每年至前藏供達賴喇嘛。喇嘛不敢受，以之供僧，於錯青壩，演出三日，僧俗皆往觀。有人勸師去，師白康公，公曰：「未觀者亦可觀，但八戒居士不觀，比丘仍應受持居士時所受戒，此是捫牙（藏音，即要訣）。」故師迄未觀「阿那俱母」。

師謂著袈裟功德大，演員佯披一下，亦有好處。三衣不離身，守戒功德之

最。師一生自受具至圓寂，出席國內外會議，均著僧衣，威儀儼然，見者敬重，即弘法也。

師之定道功德，深隱莫測，祇可於事上，比度而略窺之。如一九三七年抗日伊始，師於太原，未能回山，又無去向，在此危難之中，依然爲國爲教，菩提熾然。又如重慶法會，橫遭轟炸，師安然念經，毫無懼容。定力強故。師初學藏文，頗感艱難「不問喇嘛赴何處，必隨侍前往，每日必問數個單字，每次聽講前，必先預習二、三十頁書，方才聽講。如是學習，自己仍覺時過然後學，勤苦而難成。乃求喇嘛指示一補救之法，喇嘛令修白文殊，坐靜三月。我等租一屋……其屋臭蟲極多，從屋頂木板縫中紛紛降落，身如薄紙，引頭四望以覓食，有時落於阿剛、巴當之中，又須起而救之，超一法師不堪其擾，藏身破囊中，唯留頭部在外，因頭部所繫之帶鬆開，面部爲臭蟲所螫，如生漆瘡，遂離去。予雖坐滿三月，然以臭蟲之擾故，無所成就，若少有成就者，恐亦出於臭蟲之助也。次喇嘛又命坐靜百日，修漾降馬，經此二次坐靜之後，學法似稍易。」自此以後，藏文大進，不久即能翻譯自如，可見坐靜中定獲白文殊之深厚加持也。據《行跡記》所述，康薩仁波切早於前世，成就白文殊，今生四歲

出家，十三歲學完一切儀軌法相，數千人中，辯才無能敵者，十行俱下，讀誦甚多，二十歲考得格西，閉關十七年，得大成就。師依之如法薰修，應驗昭著。

師講述《定道資糧》、《止觀略法》、《法蘊足論》、《阿毗曇禪定品》以及《生圓次第》等，皆判釋詳盡，精細入微，要訣重重，和盤托出，若非定中親有受用，決難如此生動切要。所述相光事光等境，師雖秘藏不露，近慈僧人，亦偶有見者，據傳靜師告：「上師定功難量，一日夜間，師在座上修定，有人見師四周火光熾然，一如大威德儀軌所述。」一次於重慶金剛道場，講脈輪修法，清定法師聽講後即回寮修習，並無人見，次晨上座，師即曰：「應如清定法師，聽講後即行實修也。」五五年春離滬時，即對清師表示後會難期，確是最後一面。

據聖培師言：「貫一老和尚告我，民廿三年能海法師約我朝五臺，由重慶經漢口抵太原，次日住宿南臺朝拜，深夜一點，把我叫醒，同禮南台山腳，約一小時，忽見山腳光明四起，白光晃輝，遍照全山，乃至遍布虛空，光照我身，極感舒服。貫師曰我是老比丘，不打妄語。」

一次，師在船上遇三盜，師儼然不動，盜自逸去。又一次船擱淺，師令買供品，念獨卻馬，船即行矣。

日機轟炸重慶長安寺，師講經時，令眾勿散，好好念經，結果一彈落大殿前，一彈擱電線中，均未爆炸。大眾安然無恙。又於文殊院講《華嚴經》，日寇進犯，獨山告急，居士不安，有欲離去。師曰：「早晚殿堂不息，法會不停，戰事可緩，四川有救」。居士聞言心安，結果法會未停，獨山未失。

解放初，僧俗弟子頗感驚惶，師曾破例表堂云：「近慈寺大眾，修法十年，念誦不絕，必獲三寶加被，勿須顧慮。」告在家弟子：「此何足道？若有所欠償還便了，因果不爽，各自懺悔勤修求加持。」弟子等由此安定。後確無事。

師懷中藏有舍利一瓶，潔白瑩圓，養以紅花。有時誦戒、說皈，每人分一二粒，但瓶中舍利，不見減少，常滿如恒。有藏師髮者，常生舍利，如仁善、永慈等師，舍利均在。功德增長，舍利亦長。

四川雙流縣典獄官楊君輔，篤信密法，曾見師燒護摩時，遍虛空中，充滿諸佛菩薩。嗣後凡燒護摩，必來禮供，眾稱之為楊護摩。